

这世上没有不可思议的事，只存在可能存在之物，只发生可能发生之事。

邪鬼 之雨 下

じゃみのしずく

京极夏彦

王华懋——译

KYOGOKU NATSUHIKO

京极夏彦作品

12

文
景

上海人民出版社

Horizon

下

邪 鬼 之 下

じゃみのしずく

目
京極夏彦

王佐彦ノ译

下

邪魅之零（下）

[日] 京极夏彦 著 王华懋 译

出 品 人：王 蕾

总 编 辑：姚映然

策划编辑：田肖霞

责任编辑：田肖霞 卢 茗

营销编辑：杨 朗

封面设计：聂永真

出 品：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8号林达大厦A座4A 100013)

出版发行：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制 版：北京百川东汇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开 本：890mm×1240mm 1/32

印 张：15.25 字 数：353,000 插页：2

2016年1月第1版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42.00元

ISBN：978-7-208-13108-8 / I·140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邪魅之零.下/（日）京极夏彦著；王华懋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7
ISBN 978-7-208-13108-8

I. ①邪… II. ①京… ②王… III. ①推理小说—
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43865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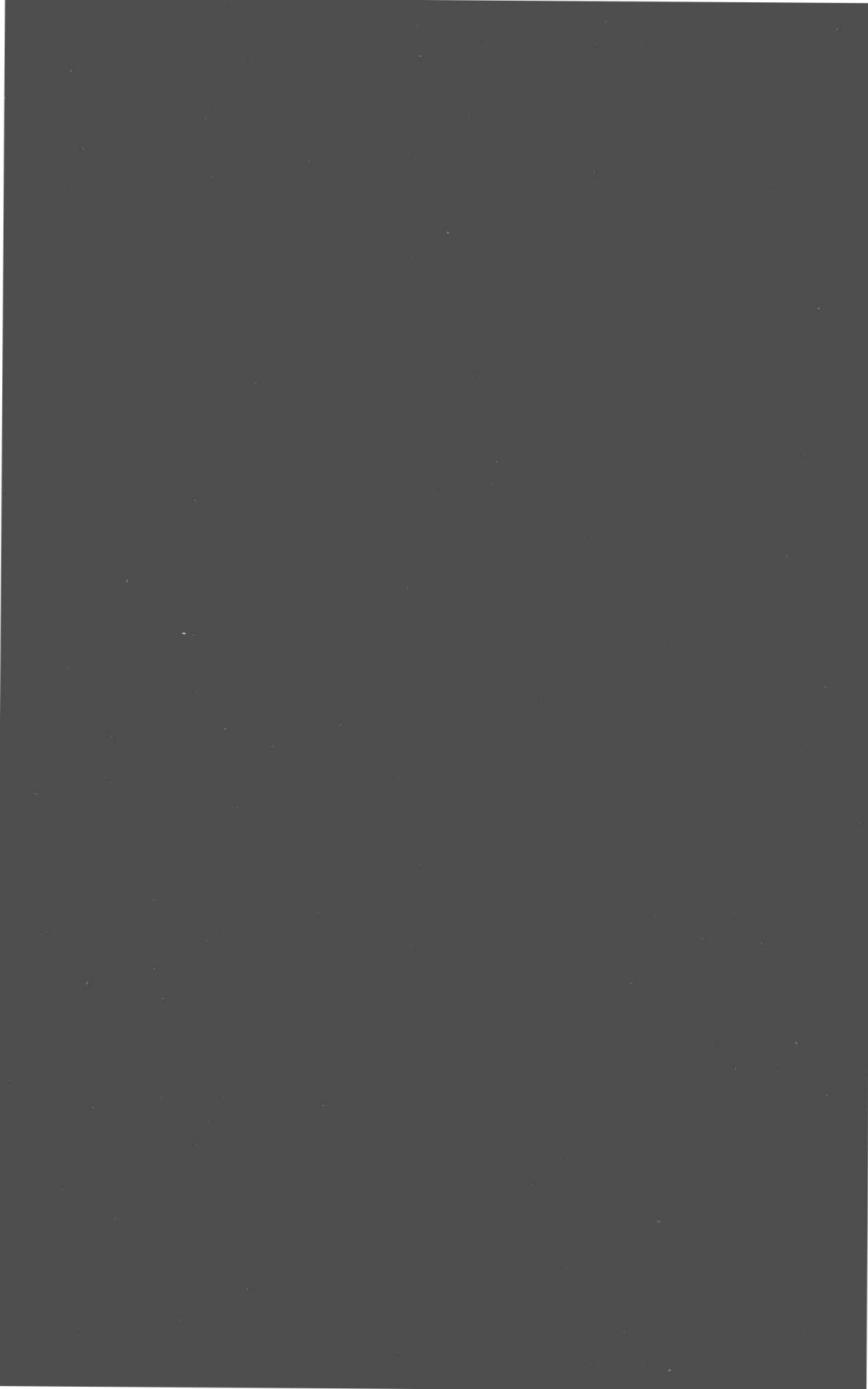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请致电本社更换 010-52187586

目录

邪魅之雫（下）	1
---------------	---

主要参考文献	483
--------------	-----





杀人——

是坏事，是犯罪，是不能允许的行为。

杀人的人，必须遭到报应。

——为什么？

江藤思考。

杀人是法律禁止的。不管怎么样，杀人就是违反法律。法律应该是维持社会而必要的约定事项，所以不遵守是不对的吧。杀人是不对的事。

所以罪也很重，江藤没有学识所以不清楚，但应该会受到相当严重的惩罚吧。

——但是，杀人罪应该视为没有遵守禁止杀人的法律而产生的罪吗？

那么严重的刑罚或许是对违反法律这件事而执行的，而非针对杀人本身。

——那样的话，问题就在于为何杀人会被禁止了。

不仅是法律，宗教、道德之类也禁止、劝诫、否定杀人。江藤没有信仰，也不知道外国的宗教，但至少应该没有奖励或尊崇杀人的宗教吧，也没有国家有那种文化。

应该……没有。

当然，是有战争或处刑等包括杀人在内的社会行为吧，但那也不可能是积极的行为。或许是有好战的文化，但应该不会为了人类相互残杀而欢喜或是加以赞扬。

如果奖励杀戮，会亡国的。

总之是不好的事。

据说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剥夺别人的生命。

江藤也这么想。被杀的人，确实被夺走了生命。被夺走生命，人生就结束了。之后的可能性、未来等等都没了，所以若说亏大了，的确是亏大了。

可是……虽然说夺走，杀人犯并没有得到杀害对象的生命。并不会因为杀了人就延年益寿，或是未来的选项变多了，或是得到幸福。

什么都不会变。

没有任何改变。

罪恶感、内疚、悔恨。

只会增加这些无用的感情。即使用权利之类的艰涩道理解释，尽管感觉头头是道，江藤还是觉得无法信服。

那些说法根本无关紧要，总之杀人就是件坏事吧——江藤觉得或许这样想比较好。

什么都不会改变。不管是杀掉父母还是陌生人，杀掉一个人还是一百个人，杀人的一方什么都不会改变。如果杀掉一千人、一万人，社会或世间或许会有什么改变，但是杀人的人并不会有任何变化。不会长出翅膀，也不会因此拥有神通力。也不会有地狱的恶鬼跑出来拷打他。

如果自己死掉的话……应该会有巨大的变化吧——江藤想。毕竟世界就此结束了，再也没有比这更巨大的变化了。但是因为结束了，也不知道究竟有了什么变化吧。

然后对于死掉的人以外的人来说，依然什么都没变。

顶多只有几个人伤心一会儿罢了。

——就是这样的。

江藤想着这种事，应该一片清澈的脑中渐渐地开始增加密度了。

用不了多久，脑袋就会塞满了铅吧。

连一天都撑不到。

上一次感觉至少还有几天的时间，他看到了鲜艳的世界。仿佛排出所有累积的脓液，新鲜的大气充满了肺部，鼓膜捕捉到全世界颤动的空气。

就仿佛清晨突然造访……

不——

那或许是错觉。那种状态降临在江藤身上，只有短短的一瞬间而已。只是它的余韵持续了一会儿罢了。

结果头又变重了。

等到被铅塞满，就回店里去吧——江藤心想。在那之前，他想待在户外。江藤骑上自行车，他想看海或是河，他想看水。

——趁着还清澈的时候。

这种状态才叫作活着吗？

确实心脏在跳动，也在呼吸。

血液循环全身每一个角落，肌肉也随心所欲地活动。

眼睛看得见，耳朵也听得到，江藤活着。

原来如此，那么钝重的时候的江藤，就形同行尸走肉。平时的江藤感觉不到血液流动，也无法领会自己在呼吸。看得见，但没在看。听得见，但没在听。

日常的江藤，是一具虽生犹死的傀儡。

所以……

是对生死迟钝吗？因为形同活尸，所以若不目睹真正的死亡瞬间，就无法判别生与死的差别吧。所以才会去幻想什么除了自己死去之外，自己的世界不会改变这种没用的事情吧。

江藤笑了。

虽然江藤难以察觉，但或许其他人全都能够敏感地察觉更琐碎的小事，每当发现，都感受到世界为之一变的冲击。他们哭，他们笑，他们的世界因为一点小事而全盘改观。

虽然江藤也并不觉得羡慕。

因为他觉得那毕竟都是虚假的，那么迟钝一点才好。

充斥着重铅的生命，这才适合江藤。

虽然……他觉得非常讨厌。

那双眼。

江藤回想起来。

那女孩瞪大的那双眼。

与自称真壁惠的女人一样的眼睛。

——不，自称真壁惠的女人的眼睛从一开始就是死的。那种东西只是纯然的尸骸。是过去是人的、无生命的物体。可是那个少女的眼睛……

一开始是活的。

死去的瞬间……

生命的灯火熄灭的瞬间。

江藤目睹了那一刻。

那女孩忧愁地在海岸哭泣着，为自己的生命忧愁。然后女孩身旁——

她身旁的沙滩上——

搁着盈满水滴的那只容器。

女孩说了。

——杀人者必须遭到报应。

她说。

——杀人是不被允许的大罪。

她说。

当时的江藤是一具傀儡，所以不太懂女孩说的话。看起来脆弱易碎的年轻女孩说出这种话一事本身就令他无法理解。

看见河边了。

江藤下了自行车，眺望河的另一头。

没错。

女孩死亡之际，江藤在近处目击了全程。

那女孩在江藤伸手可及之处死去了。虽然只有一瞬间，然而那微微痉挛的白皙颈脖、随着痉挛颤动的细柔纤毛、肌理细致光滑的皮肤收缩的情状，一切的一切，江藤历历在目。他也听见了不应该听得见的声音。江藤觉得，那是女孩的心脏萎缩的声音。

所谓看，就是这么回事吗？所谓听，就是这么回事吗？当时的江藤这么想。

那个女孩，当时是清澈的吗？

或者她也和江藤一样，是一具傀儡？

江藤推着自行车，想着这种事。

他在被铁丝网围绕的空地边停下自行车，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江藤的内在似乎尚未被铅充满，还有空气进入的余地。

江藤就这样绕过空地，望着青草和泥土，走下河岸。河岸的草丛已经开始枯萎，变得白褐。明明就生长在水边，真是奇怪，江藤想。

他在干燥的堤坝上坐下。

那个时候，江藤也是用这样的姿势坐着。

当时老板娘发出的刺耳噪音、老板慵懒的动作、酒瓶、电话、招牌、柜台，一切的一切都让他难以忍受，所以他溜出了店里。从头到脚塞满了铅，让他连呼吸都不愿意。

那一天……江藤假装送货问订单，溜出店里，去了大矶海岸，就和现在一样，坐在沙滩上看海。虽然看也看不到什么。只有如同画上的海一样单薄的东西横亘在眼前。不管是让海风吹拂，还是吸入潮香，这具塞满了铅的傀儡般的身体，也无可奈何。

注意到时，身旁站了一个女孩。

女孩的发丝在海风中颤动。

环绕在眼周的修长睫毛濡湿着。

——啊啊。

原来体内是有水的——江藤心想。

原来自己塞满了铅，所以才流不出泪来啊——他只是这么想，并没有搭讪。

然而——

结果江藤还是和女孩说话了。与一个素不相识的女孩聊天，从江藤所知道的江藤的行动原理来看，是完全无法想象的事。

女孩想死。

不，这不是正确的形容，女孩是想要停止活下去吧。也就是说……当时的女孩是活着的。

理所当然。

虽然理所当然，但对于傀儡的江藤而言，周围的一切全都是即使活着，也无异于死物的背景画，所以活生生的女孩的存在，对江藤而言十分新鲜。

——她是活的。

也就是清澈的——江藤私自如此认定。那个活生生的女孩，在江藤的眼前死去了。

那个时候。

——是那家伙。

江藤看到那家伙的脸。

那家伙，叫作赤木大辅的男人的脸。

江藤用清澈的眼睛，隔着松树看得一清二楚。

宽额、竖起的短发、浓浓地环绕在嘴巴周围的剃须痕迹、细长而胆怯的眼睛、瘦弱的身体、独特的步伐……

错不了。那女孩死时，她身旁的就是那个男人——赤木。

然后过了一段时间。

自称真壁惠的女人死去的早晨，拿着应该是杀人现场物品的茶杯走在路上的男人……也无疑就是赤木。

江藤猜中了。

江藤利用那个叫大鹰的疯子，潜入赤木躲藏的招待所，成功地搜索了室内。

那个叫大鹰的男人……是个傻子。不是古怪或是少根筋，只能说是傻子。但说是傻子，也不是愚笨。他应该有知识，思考力也是一般水平吧，感觉也不是世间通常所说的坏人。

但是大鹰的反应难以预测，速度和时机也无法拿捏。读不出感情，说出来的话也教人费解。所以捉摸不透他的真意。自己发出去的讯息是否正确传达了，也暧昧不明。

大鹰尽管明白自己被视作命案嫌犯遭到通缉，却似乎完全不想设法，也满不在乎。别说是洗刷污名了，他根本没有理解自己蒙上了污名。

感觉他不是个无赖，但也不像有什么打算。看起来并没有自暴自弃，却也不像在为自己的处境担忧。

大鹰迟钝到令人吃惊。

江藤应该也是迟钝的。江藤内在的铅不让任何事物穿透，也不会产生任何事物。江藤只是一块单纯而无法变通的铅块。可同样是迟钝，江藤认为自己的情况说到底只是对于活着这件事的迟钝。就是因为明白这一点，江藤有时狡猾到不像话，有时不必要地胆小，对周围察言观色。

他的一举一动，不让人发现他是一个塞满了铅的傀儡。江藤讨厌像这样对世间妥协的自己，厌恶到了极点。

但是大鹰不一样。

大鹰与世间严重脱节，他无法理解自己的脱节。

简而言之就是个傻子，但大鹰自己并不认为自己是个傻子。

不，或许他已经发现了，但只是不承认，所以大鹰对于世间的目光满不在乎。

大鹰没有不安，也没有担忧。

塞满了铅的傀儡的江藤，也几乎没有不安或担忧。因为不知道是死是活的傀儡不需要那种感情，但是江藤有不满。他对这个无趣的世间有着无法排遣的愤懑，对埋没在这样的世间生存的自己有着无可救药的愤怒，还有远超出这些的认命。

大鹰甚至没有这些，一定没有。

与他聊过之后，江藤认为大鹰非常满足。他似乎具有一般人的正义感，应该也有懊恼或苦闷，但不管怎么听，大鹰的那些感情，对大鹰来说都似乎事不关己。

大鹰被警方和世人怀疑着。尽管如此，大鹰却什么都不担心。

理由是他不是凶手。

没错。

凶手……是赤木。

杀害自称真壁惠的女人的，一定就是赤木大辅。

亦即……大鹰跟害他蒙上嫌疑的命案真凶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

简直滑稽。

大鹰好像完全没有发现。他连想都没有想到吧，因为大鹰连赤木叫什么名字都不晓得。

江藤回想起大鹰那种一看就无法沟通的独特眼神。

江藤似乎只是因为年纪轻，就被大鹰瞧不起。江藤习惯被人瞧不起了，所以不以为意，但他觉得如果是他以外的人，一定会感到不愉快。

要问出状况很简单。

大鹰这个人大概缺乏防备心这种东西吧。不必特别卑躬屈膝，大鹰就什么事都告诉他了。口气虽然高高在上，但话里似乎没有谎言或搪塞。他说不知道的事，似乎就是真的不知道。

听说那家伙是混道上的。大鹰说那家伙从帮派里偷了一点钱，为了姘头干下了什么惊天动地的事——赤木说是不得了的事。

不得了的事——也就是杀人吧。

赤木本人还说那是替天行道。

替天行道应该是替老天爷行使正道的意思，所以只能解释为是对某人施加了制裁。而那个某人，就是那个女人。

赤木对大鹰夸口说他为了叫实菜的姘头，替天行道制裁了某人。那个叫实菜的女人与那个尸体的女人之间有着什么样的过节，

这大鹰似乎也没听说。不，大鹰连自己监视的女人就是赤木替天行道的对象都完全没有发现。

那间招待所似乎是赤木叫实菜的姘头的朋友——美咲的公司所有。虽然这些细节对江藤而言并不重要。

不过有个地方令他有那么一点介意。

也就是将大鹰藏匿在那间招待所的也是女人，而且那个女人名叫真壁惠。他不知道那是不是真的真壁惠。江藤心想，也许是那个变成尸体的女人生前把大鹰带来这里的。

——不，大鹰应该是因为杀害变成尸体的女人的嫌疑而遭到警方追捕，结果才会藏身在那里；而且他应该是因为生前纠缠那名女子才会遭到怀疑，所以不应该是那样吧。

不管怎么样，这都跟江藤无关。

江藤对真正的真壁惠一无所知。江藤认识的是自称真壁惠的女人，而那个女人一死，就变成了他不认识的女人。

这时江藤试着回想自称真壁惠的女人的脸。

自称惠的女人淡淡地笑，轻声细语，或露出有点悲伤的表情。她应该还有股好香的味道。

可是，不管怎么努力挤出记忆，江藤还是只能想出那张两眼暴睁、上下颠倒的死相。

——死的。

对江藤而言，那个女人只是尸体。

把她弄成尸体的不是别人，就是赤木。

对江藤而言的真壁惠消灭了，所以事到如今无所谓了。即使这时冒出一个真的真壁惠，对江藤来说，那也是无关的陌生人。所以藏匿大鹰的真壁惠，还有生前自称真壁惠的女人，当然还有那个叫

实菜的女人，还有叫美咲的女人，都是跟江藤无关的人。这四个女人究竟是什么关系，江藤完全没个底，而且就算他知道，也不能够做什么。

——反正，大鹰也不知道。

所以江藤也没有问大鹰出于什么理由去纠缠那个尸体女子，即使知道大鹰的动机也不能怎么样。

再说，纵然大鹰坦白说出他的动机和知道的事，大鹰也说不定被谁给骗了。大鹰心中的真实就是事实吗？非常可疑。

——不管怎么样。

看看跟踪女人的大鹰与杀害那个女人的赤木躲藏在同一栋建筑物的状况……再考虑到两者似乎没有了解到这种状况的情况……

大鹰很有可能是被卷入了某种神秘的阴谋。

可是——

这也跟江藤无关。因为起码江藤没有被卷进去。这个舞台登场的人物全是陌生人。不管是大鹰、赤木、真壁惠、生前是真壁惠的女人、叫实菜的女人，还有叫美咲的女人，都跟江藤无关。他们是没有人格的连环画里的图。江藤只是个旁观者。

江藤再笑了一下。

无论那是什么人的阴谋作为下的结果，或是巧合的产物，大鹰都等于是与杀害他跟踪的女人的男人生活在同一栋建筑物里。而那个人所犯下的罪行嫌疑，全都落到了大鹰的头上。世上还有比这更滑稽的事吗？

——什么都不知道。

那个愚蠢的男人。

身为旁观者的江藤打消告诉大鹰这件事的念头，因为那等于是